

花、树和青苔

陆梅

在瑞丽中缅边界的桥岸边看到一棵凤凰花树,高大繁盛,花朵朵朵。你一抬头,就撞见了一树红花。大朵大朵的醒目着,如火如荼。风吹过,啪啦,一朵花从高空坠落。水泥地上尽是硕大花朵和鸟羽一样的花瓣。也无人拾起无人在意。喜欢花的女子,弯腰捡起一朵,再一朵,满心喜悦。人在树下,也有了花一样的神情。低首微笑,朴素温柔。

大巴在老滇缅公路上行驶时,还看到路两旁一树一树开得热烈的扶桑花。红的惊艳,粉的嫣然,白的晃眼。也是大朵大朵,一点也不低调矜持。此地的花和树,和生长在这里的傣族、景颇族女子一样,皆热情灿烂,盛装裸足。在莫里热带雨林看到的三角梅,也不似别处的规整有序和探头探脑,一簇簇一丛丛,尽一切可能地高攀到直插云霄的竹梢上,不管不顾,大胆热烈。

比之花,更耐看的是树。我喜欢仰望树的天空。站在一棵棵高大繁盛的树下,我总是情不自禁仰头、仰头、再仰头。天空在繁密枝叶间漏下来,树影婆娑。一盏一盏的金色小灯砸进眼里,瞬间眩晕。这是在夏天。秋天又不同。北方的秋天,天空高远,旷世寂寞,这时候你抬头,透过杨树、枫树、槐树、核桃树……疏朗峻拔、秋意浸染的枝桠,任何角度,你看到的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再也没有比这更辽阔、纯净、葳蕤和静谧的天空了!第一次,我伫立在树下发呆、出神,一声不吭仰望天空和流云。那些流云就是天上的帆船,载着你在天空中翱翔。

我还喜欢密林间长满青苔的石头。在雨林里看到一块不规则顽石,佛一样卧着,一动不动。若仅仅只是一块什么都不长的干枯石头——城市里多的是这样的石头,高价买来,雕成山水或是动物的模样,被买主供起来,视作镇店(楼)之宝,在我看来了无生趣。可是在雨林里却不同。温润潮湿的热带雨林,连石头也是有生命的。呼应着高大的绿树、缠结的藤蔓、羊齿植物和灌木丛,林间大大小小的石头上,覆盖了翠绿青苔,浓密厚实。你用手去碰它,轻轻触摸,一阵酥痒的喜悦。

脑海里翻出我和青苔相逢的美好时刻。一次在川藏高原的山林间,我邂逅了大片大片长在泥地上、倒木上和玛尼堆上的青苔。我俯下身,将脸轻轻地靠向它们,漫生在青白石块垒成的玛尼堆上的翠绿青苔,仿佛是我的旧友,甚或说丢失了的童年的自己——那一刻,我在雾霭密布的森林里把它们找回来了!它们是那样清透、孤傲,恣意生长着,远离喧嚣……

又一次,在庐山植物园看到陈寅恪墓。一般游客不知陈寅恪,也甚少来拜谒,幸而获得一份清静。陈寅恪是江西修水人,墓地选在这里,和一山的草木结邻,甚是合宜。墓地简素得只三块形状各异的石头。一块大石上刻着他写给王国维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令我想起湘西凤凰的沈从文墓。也是安于喧嚣市声外的山角僻静处。墓地一块大石头,正刻着沈从文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其妹妹张充和手书撰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比之沈从文墓的清幽静谧,虫声寂寂,总觉得陈寅恪墓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一时懵懂。及至步出墓地,看到小径空阔处的两棵老水杉,顶天立地,隐天蔽日——这才豁然!陈寅恪墓地的三块石头太干净了,亦不见葱茏的大树。眼前这两棵水杉相依而立,里侧的一棵树干上绿绿的覆满青苔,像是一件滴翠的绿绒衣,真真清宁安好。

陈寅恪墓若是隐在这两棵覆着苔藓的水杉旁,那就理想了。

植物亦如人,也是有灵魂的。若持一颗朴素静美的心,你能感受到它身上的诸多美德,比如沉默,比如荫庇,比如岁月荣枯,比如呼愁般的“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的怅然!

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经济开始加速起飞,上海人突然觉得手头宽裕多了,银行储蓄额直线上升。市中心的租界地区,一派歌舞升平,外来移民或裹挟着大量的资金,满怀淘金上海的诱人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上海的房地产业顿时形成投机市场。

其时,“北四行”之一的大陆银行的储蓄存款和信托存款,已高达1000多万元之巨,急于寻找出路。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看中了市中心南京路的一块地皮,位置极好,而且方正,东临山东路、西近山西路、南出九江路、北沿南京路,约有9亩多地的样子。

大陆商场兴建前后

邢建榕

不过谈荔孙伤脑筋的是,这块地皮的业主不是别人,而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地皮大亨、犹太富翁哈同。经过双方几轮斗智斗勇,很快达成协议。双方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此块地皮租期32年,租金每年20万两白银;租约期满后,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全部无偿归还哈同所有;建筑新屋,总建筑面积用不得少于45万两白银。

实际上哈同早年购下这块地皮时,仅花了14万余两白银。谈荔孙感到虽然有点不平等,但还算是预计在范围内,因此在合同上签了字。

新大楼由大陆银行委托名设计师庄俊设计,顺理成章地定名大陆商场,最高处为八层,简约的ART DECO装饰风格,显得端庄挺拔、冰清玉洁,又富有韵律和节奏感。大陆商场由于地形限制,沿九江路、山东路路幅较窄,故7、6、5层呈台阶式逐层向内收进。大楼一边建设,一边就开始招商,前来洽谈承租的客户很是踊跃。

正当大陆银行沉浸在投资成功的喜悦之中,次年淞沪抗战爆发,刚刚结构封顶的大楼,不得不停顿下来,有一段时间被当作“伤兵医院”、“难民中心”。战事结束后,上海又有了一段安稳时期,于是大楼继续兴建,在1933年终告落成。

战争结束后上海市面恢复缓慢,又逢世界经济危机,一时地产价格大跌,房屋租金也跟着下跌,南京路并不能幸免,店铺招租困难,何况是租金昂贵的新建大楼。虽然大陆银行积极招商,想方设法对外出租,但南京路上人流锐减,租客不多,房租收入有限,连偿付哈同的地租和工部局的地捐都不够,何谈盈利。

大陆银行多次与哈同交涉,要求减租或暂欠或延长。银行认为,新大楼亏本累累,实有无法预计和不可抗拒之因素,如中日战争、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应据此相应减少租金或延期交纳,并承诺,将来形势好转、市面恢复后,可以适当上调租金作为补偿,以示公允。但哈同只是拿合同说事,予以拒绝。

无奈之下,长痛不如短痛,银行董事会忍痛割爱,最后决定将其以77万元的低廉价格,售与哈同洋行,损失极为惨重。对哈同洋行来说,提前24年收回地皮,当然捡了一个大便宜。

大陆商场解放后改称东海大楼,后来在大楼里面开设了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故该楼被爱书人俗称为“南东大楼”。如今几经转折,大楼商场已经变身为时尚之地,名为“353广场”,专卖高档百货商品,也有餐饮,顾客以年轻人居多。徜徉其中,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梦想与困顿。

进去,那对情侣傻眼了,愣在车旁不知道应该上车还是继续等,我大概是被炎炎热浪和紧迫时间逼上梁山,索性坐进前排,看看那个程咬金怎么办。时髦女郎一看我这架势,立即向司机甩话了:“是我先

不打不相识

万卿

上的车,师傅来评理!”“你搞搞清楚,我先开的车门,该下车的那个人是你!”我边说边摇下窗户向那对情侣招手,希望他们能上车来帮我一把,讲讲道理,谁知那对情侣傻乎乎地站着,不知道是他们不赶时间还是想看我们争出个结果来再上车。“我说你这人怎么

岁月荏苒,先祖父叶隐谷先生离开我们已21年了。今天,正值先祖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老人家生前的音容笑貌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浮现。

先祖父叶隐谷(1912-2012),上海市川沙人,原名秀章,字隐谷,号遯斋,别号江南一叶,别署逸翁,斋号“绿荫书屋”。生前是上海文史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杂技家协会会员,邓散木艺术研究社社长、常州印社、散木印社艺术顾问等。

空谷幽兰长留芳

叶俞伟
写在叶隐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先祖父一生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多才多艺。年轻时代,他是上海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屡获荣誉。他又擅长魔术表演,并多次获奖。1983年初春,他以古稀之年参加由中国杂技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的上海业余魔术大会串的表演,名列上海十大业余魔术师之首。这些独特的经历与他今后的艺术成就有着密切联系,而篆刻艺术是其生命中浸淫最久的艺术活动,更是他的生命归宿。

上世纪30年代,金石书法名家云集沪上,其中邓散木篆刻古朴雄健,极尽变化的篆刻深深感染了年轻的叶隐谷,唤起了他生命的激情,他怀着虔诚的心情精心临摹了一批邓先生的印章。1938年,经“宣和印社”主人方节庵先生引荐,他被邓散木先生

收为入室弟子。散木大师特为其取字“隐谷”,以勉励其深入艺海,不为世俗名利所惑。从此,先祖父与篆刻结下了不解之缘,游于书法篆刻的艺术殿堂达五六十个春秋,为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散木大师的艺术奋斗了一辈子,其间于1942年拜国画大家唐云先生为师学习绘画,时有佳作。

“文革”结束后,祖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已退休的先祖父在艺术上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他重振雄风,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治印逾千钮,成为他一生篆刻创造的高峰期。因目睹篆刻艺术人才出现断层,先祖父又致力于篆刻教育事

业,是上海第一位在业余艺校执教篆刻的导师,为沪、苏、闽、黑等地培养了武红先、夏宇、赵希玲、周慕谷、周仰谷等一批优秀的篆刻人才。他们多次在国际、国内大展、比赛中屡创佳绩。同时,作为邓派艺术传人,他不顾古稀高龄,欣然应邓散木先生夫人张建功女士的邀请,两次赴哈尔滨主持邓散木遗作的整理工作,为邓散木艺术陈列馆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多方好评。

先祖父生前安贫乐道,他的许多书法篆刻精品是在安庆路一间六平方米左右的斗室内完成的。他在篆刻作品“螺丝屋”的印

侧,刻下这样的边款:“屋虽小,能容我书、画、刻,乐在斯矣!”这便是先祖父在绿荫书屋最好的写照。

先祖父一生虚怀若谷、不慕虚名,而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孜孜探求。以自己生命留下的印痕犹如空谷幽兰、留芳千古。

荷塘月色是中国文人画的意境,也是中国散文凝练的去处。每当春尽夏来,江南的景致最美的就是荷塘,这个时候荷塘清澈明镜,风一吹,湖面的荷叶随波摆动,荷花荷叶酷似姑娘的身影。待到下过透雨,湖水泛过岸堤,荷叶如泛舟一般。杨万里有诗云“接天莲叶无穷碧”,整个湖面都被碧绿慢慢地遮住了,令人畅想无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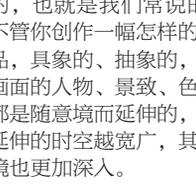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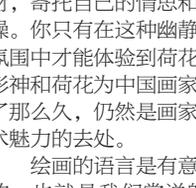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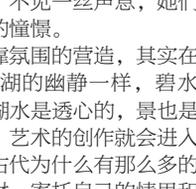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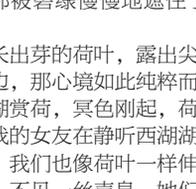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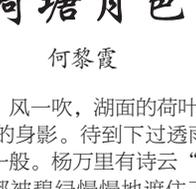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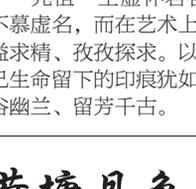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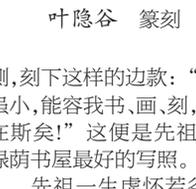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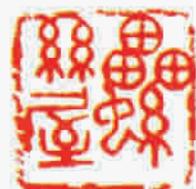
待到夜晚,月儿似刚长出芽的荷叶,露出尖尖角。在这个时候,你坐在岸边,那心境如此纯粹而高洁。春夏之交,我曾去过西湖赏荷,夜色刚起,荷叶盛开,没有一丝声息,我和我的女友在静听西湖湖水的荡漾。这时没有窃窃私语,我们也像荷叶一样伸展着自己的身姿,湖面静静的,不见一丝声息,她们在倾听荷叶的伸展,畅想荷叶的憧憬。

我们常说,艺术创作要靠氛围的营造,其实在当代搞艺术就是要静,要像西湖的幽静一样,碧水荷叶,没有躁动,没有污染,湖水是透心的,景也是透心的,这样的氛围让你忘怀,艺术的创作就会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这就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画家、诗人以荷花作为创作题材,寄托自己的情思和情操。你只有在这种幽静的氛围中才能体验到荷花的形神和荷花为中国画家画了那么久,仍然是画家艺术魅力的去处。

绘画的语言是有意境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管你创作一幅怎样的作品,具象的、抽象的,而画的人物、景致、色彩都是随意境而延伸的,你延伸的时空越宽广,其画境也更加深入。

就这样,这个夏天,因为抢出租车,我又多了个好朋友。明日请看《难忘当年的“哥”送我报社》。

“打”的故事



荷塘月色 (油画) 何黎霞

今年夏天,最让我津津乐道的不是奥运,不是台风,而是“打的”奇遇。所谓的“不打不相识”,原来真的存在。那大概是7月里最闷热的一天了,烈日在头顶火辣辣地照着,小区里的蝉鸣响得像耳边两枝交响乐队齐奏,踩着高跟鞋没走到小区门口,前胸后背仿佛已经贴在被汗染湿的衣服上了,擦汗的纸巾换了又换。

还好,小区门口就停了辆出租车,上去一问,电话订的,没戏。再左右一瞄,不好,左边有位孕妇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咱也不好意思跟她争,右边有一小伙子拖着行李等着,明眼司机一看就知道人家不是去机场就是去火车站,都是远程,即使我招手在先,也一定会停到人家小伙子跟前。弃马

保车,再往前走几步到路口叫到车的几率应该高些。殊不知,路口的情况更糟糕,不但左右都有夹击,对面、斜对面都一撮撮的好几路人马等着巴望着来往的小车呢。眼看着一辆辆翻下牌子的出租车开过,等待的乘客却陆陆续续增加,我有些慌了,再过半小时开会,迟到就难看了。我灵机一动,朝站在最靠路最中央的一对情侣走去,大胆地问了双方的目的地,巧了,正好同路,立马请求拼车,对方犹豫了一会,我答应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辆空车正好朝我们开来,我箭步冲上去开了前面的车门招呼那对情侣上车,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子不知道从哪个弄堂窜出来,直接打开后边的车门钻了

进去,那对情侣傻眼了,愣在车旁不知道应该上车还是继续等,我大概是被炎炎热浪和紧迫时间逼上梁山,索性坐进前排,看看那个程咬金怎么办。时髦女郎一看我这架势,立即向司机甩话了:“是我先

这样,叫出租当然是谁先上车听谁的啦!”“抱歉,没听过这种说法,我只知道坐在副驾驶的职责买单。”我俩人一句我一句,在车里吵个没完。司机师傅大概早就见识过这种情况,他悠悠地拿出他喝茶的瓶子,拧开盖,喝了一大口说,这事儿我不管,你俩快点协调好,下去一个我就开车。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我一拍脑袋,对了,何不问问她去哪里,说不定可以把她带到一个车多人少的地方放她下去呢。于是我回过身,勉强挤出微笑问:“你去哪儿?”她看到我态度软下来似乎不那么针锋相对了:“哦,我去中信泰富。”噢,很近啊!有转机,我立刻跟司机师傅盘算起来,这样,先到这儿,再到那儿,

十日谈

明日请看《难忘当年的“哥”送我报社》。

“打”的故事



夜光杯